

ERTONG
WENXUE
YANJIU

兒童文學研究

07.8

9



儿童文学研究

第九辑

目 录

童 话 专 辑

童话漫谈	陈伯吹	1
闲话童话	包 蕾	6
在童话创作中探索		
——兼谈写《老鼠看下棋》的体会	吴梦起	10
我对幼儿童话的点滴想法	孙幼军	16
粗浅的体会	郭明志	20
我和童话	路 展	26
关于童话创作问题		
——童话座谈会发言选录		
火 苗 杉 松 康复昆 郑渊洁 方园		29
童话散记		
——童话座谈会上的发言	葛翠林	35

小百花园丁随笔	贺 宜	44
儿童小说断想	鲁 兵	51
关于科学幻想小说	叶君健	56

漫谈儿童散文	谢 冕	63
任大霖的《童年时代的朋友》	钱景文	84
田地和他的儿童诗	汪习麟	92

新作小评:

发掘人物的心灵美		
——读小说《纯洁的地方》	沈 杨	105
误会法的妙用	宋光祖	107

我和儿童文学

在儿童文学成长的道路上	胡景芳	110
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先驱者的业绩

——谈茅盾的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	魏同贤	119
一个对孩子有赤诚之心的作家		

——论丰子恺和儿童文学	张香还	133
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《中国儿童时报》记略	田锡安	146
立化出版社回忆	董林肯	154

孩子们的阅读兴趣	吴凤岗	159
----------	-----	-----

简讯五则

封面设计 甘晓培 本期尾花 郑孟煦

童话漫谈

陈伯吹

文学作品是多式多样的，有各种不同的体裁。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传记、游记和剧本，等等，这一些对我们是比较熟悉的。童话，也是这里头的一种体裁，可能熟悉它的人就少一些了，特别是在前一些时候。可是它出世却是很早的，它还是“小说的童年”哩。

为此，现在我就来谈谈“童话”。其实，这一课题，谈的不算少了，不免是“老生常谈”，反正百家争鸣，各抒所见吧。

童话原来是原始的口头文学，流传在古代人民的口头上，描叙为了改善生活所作的英勇斗争，歌颂劳动创造出来的人间奇迹，也讽刺那些懒惰的、愚蠢的、贪心不足的人……读过《金斧头》、《巧媳妇》、《神笔马良》等作品的，一定可以体会出那里头的教育意义。

童话并不一定要以神秘的、奇异的、惊险的情节，和特别的、非凡的事物来吸引读者的，倒是生发于民间生活中的那些场景来得更有亲切之感，既富有生活气息，又富有人情味，令人百读不厌。例如盖达尔的《一块烫石头》。

这些“民间童话”，有时候就称做“民间故事”。它们经过作家的采访、笔录，整理和艺术加工，才能让我们在今天津津有味地读到它们。

可是近代和现代的作家，他们一方面承继了、接受了民间童话的优秀传统，以及幻想的、拟人的技巧手法；另一方面根据生活实践，独立构思，创作起他们自己的童话来。这类童话，一般称做“创

作童话”，也把它们叫做“文学童话”，民间故事的影子已经杳无踪迹了。

它们的内容同样也是歌颂劳动的创造和正义的革命斗争，嘲笑自私自利和不劳而获的人，谁读过《皇帝的新衣》、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、《自私的巨人》、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，准会理解到这一点。而且它们同样也是幻想的、虚假的故事。

不过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创作童话的题材，不再老是写那些仙女、国王、公主、巫婆、魔杖、宝剑、飞行毯和聚宝盆之类的东西了，作品中无论是人和物，都更接近于现实生活。很明白，他们是近代、现代的人，即使写幻想的童话，也不可能远离着生活，远离着时代啊！在这一点上，当代作家的文学童话，更加显著。研读卡泰耶夫的《七色花》，就可思过半矣。它来自民间，进入现代，朴素的体态，鲜艳的色彩，看来焕然一新，非复是旧时的面目了。

所以，童话一开始，并不就是专门给儿童写，给儿童读的。直到现在，也还不是。不过，既然童话的内容富有幻想，并且还有魔法（这也是从幻想上来的），那就更能满足儿童的愿望和心理活动，因此也更加适合于儿童阅读，逐渐逐渐地，童话仿佛是十岁左右孩子们在书、刊世里的“专利品”了。

就因为童话有丰富多彩的“幻想”，有人就反对它作为儿童的文学读物，害怕小读者受到它的感受，会脱离实际，想入非非，起着不良的影响；对一般家长，还有老师说来，是会有顾虑的。这从表面上看起来，似乎言之成理，因而持之有故。其实，这是由于不理解这一门心理学中的“幻想”的作用而来的。

幻想不同于空想、妄想，更不是胡思乱想。它扎根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。它在经验生活的基础上，起了升华作用地作了夸张的叙述和描画，使幻想中的事物较比在真实情况下的更加丰富，更加美丽，更加活跃，更加有色彩。

三棱镜里放射出来的七彩虹霓，如果没有白光透过它，虹霓也就无从产生。沙漠上空反映出来的海市蜃楼，如果附近没有村落，城镇，这假象也就压根儿出现不来。没有生活，就没有美妙的富丽

的幻想。

安徒生的一生跑遍了北欧、西欧、南欧等地，广泛地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群众，才能有此成就。

童话里的幻想世界，也正是这种情况，它决不可能凭空在空气中筑起瑰丽的三层楼房来的。

因此，把童话给儿童，不但不会叫他们成为小梦想家；却能够发展他们的想象，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，和增进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，从而大大地扩展了他们的视野，促使他们多见多闻。

很可能另外有人会这样说：幻想总是幻想，它不是事实，说一夜天修起一座辉煌的宫殿来，骑着一匹枣红马越山跨海……这些神奇的惊人的事迹，是不科学的。说灰姑娘心地善良，就有神母来帮助她，坐着白老鼠和南瓜变幻的漂亮华丽的马车；或者说柴樵汉爱劳动，就在河里头捞起了一把金斧头，这些都是迷信。还有那些动、植、矿物，甚至无生命的东西，都被拟人法人化（也即“人格化”）了，创作满纸荒唐的“禽言兽语”的童话，明明是在欺骗孩子们。因此，必须反对童话拿给儿童读和讲给他们听。

事实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的。让我们心平气和地来进一步作深入的分析研究：

童话中的幻想，是人民善良的愿望，有生活的根据，因此也就有现实的可能性。以“一夜天修起一座宫殿”来说吧，在科学发达、文明进步的今天看来，如果一切都设计好，屋顶、墙壁、门窗等也预先制好，那么，只需要一台起重机来架上去就是，时间可以大大地缩短了。古代人类想飞的愿望，本世纪初不早就实现了吗？而传诵千载的“吴刚伐桂”的故事，想闯进月亮里去看看，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就被乘坐阿普罗号人造宇宙卫星的宇航员实现了，当然是了不起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。但是令人神往的“嫦娥奔月”的美丽的民间童话，却依然传说到了今天。那科学的真凭实据，并不消溶那文艺的虚构幻想，因为它们并不相互排斥，恰好是相辅相成。

美丽的幻想和有毒素的迷信，是应该有区别的，主要在于内容

和性质的不同。幻想能鼓舞革命斗争的热情，启发劳动创造的智慧，对于人民的生活采取积极前进、向上、乐观的态度。而迷信则刚好相反，它夸大冥冥中主宰的力量，宣传宿命论，号召做神的忠诚奴仆，麻痹人的思想和活力，它维护了统治阶层、剥削阶级的利益。

粗看起来，这两者都是一种假想；然而细辨起来，这两者在本质上毫无相同之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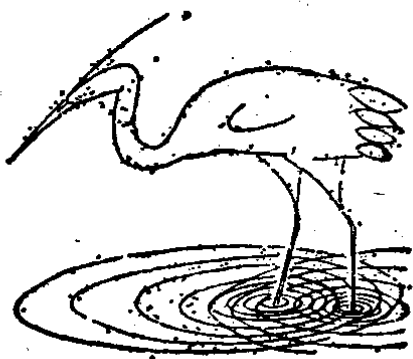
至于那些采用动物作题材、用“拟人”手法来写作的童话，不过是“借物喻人”，凭借客体所产生的比喻性和象征性的作用，转过来达到对主体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，根本谈不上说是宣传迷信或者谎话诈骗。何况它的内容实实在在就是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个部分、某一个角落的反映，不过利用幻想的动物世界的生活场景，以便于按照作家的意图，处理得更单纯、更清晰、更突出，更适合于儿童的理解和接受罢了。这是一种艺术手法。如果害怕儿童读过以后，真的相信猫会讲话，喜鹊会跳舞，狮子、老虎争当国王，这是脱离儿童实际的一种观点，也是不现实的、主观片面的武断。鲁迅先生在《勇敢的约翰·校后记》中批驳得好：“孩子的心，……它会进化，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，到得胡子老长了，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……那是生来的低能儿；即使终身不读一篇童话，也还是毫无出息的。”

所以，无论从文学的角度、或者从教育的角度来看，童话不仅是良好的文学读物，也是动听的、有意思的、良好的教育工具。只是不能拾进篮子里就是菜，必须郑重地挑选。

我们还必须注意这么一点：凡是给儿童读的、讲的，都受到“儿童年龄特征”的制约：六七岁的幼童爱读、爱听的童话，十岁左右的儿童未必感到兴趣；小学五、六年级生所能理解接受的童话，可能不适合于一、二年级生；而十二、三岁以上的少年们，就爱听英勇斗争和冒险成功的故事，爱读科学幻想小说，爱念剧本，爱看异方人生活的、异地风光的游记，以及历史名人的传记，等等作品，而不太喜爱童话了。但是，这不是绝对的划一的定律和机械的定论，他们会有交叉的情况出现的。

就孩子们阅读童话来说，特别在今天的革命形势下，在原则上要多挑选一些现代作家的创作童话，要求是新题材，有新思想、运用新的创作手法的全新的童话，能长人志气，启人智慧，昭示远大理想的作品。同时相应地适当地减少一些古典作家的童话和民间童话。而选择的主要标准，当然首先要考虑具体作品的思想内容，是否有益于儿童身心？是否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？并且富有阅读趣味性（如果是科学童话，还要富有知识性），使小读者得到先进思想的教化，美的享受，高尚道德情操的陶冶，以及“五讲”、“四美”的教育和教养。而教育的手段，必须通过丰富的形象，而不以干巴的说教来达成目的。应重视童话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形象思维。

从文艺学的范畴说来：音乐是表演艺术，美术是造型艺术，戏剧和电影是综合艺术，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所以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的问题，在创作上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，童话作品要是没有幽默、机智，诗意、哲理，生动、活泼，非常富有色采的语言，总不能算是臻于上乘的优秀作品吧。



闲话

童话

包蕾

××同志：

来信收到。由于您没空参加这次童话创作座谈会，不幸我又在这次会上“发”了个短短的“谬论”，您要我把这次发言的记录交给您。而我发言原无底稿，临时写的大纲，也付纸篓，因此实在“交代”不出，仅就记忆所及，汇报如下（其中遗漏或补充在所难免，谅之！谅之）：

会前问了一下同志们，被告知说“最近童话有点不景气，来稿中童话比小说少了”。原因不言而喻，写作的人都是很敏感的。某种气候下，少写些某种题材，实为“明哲保身”之

本。我万万想不到这股风竟也波及了童话。当时我想是不是由于最近的一些童话，涉及政治的太多。如《Q女王的魔法》、《老鼠看下棋》以及一些讽刺“四人帮”的童话等等。但是，然又不然，文艺不能脱离政治，正象先哲的警句：“人是政治动物”。不下笔则已，一下笔，你的政治态度总是瞒不住的。我想一些童话作家们，之所以感到难写的原因，或许在此。但是，儿童文学的对象毕竟是少年儿童，我们对少年儿童进行的是共产主义教育，只要言之成理（共产主义之理，坚持四项原则之理），原无什么不可写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是有共同之点的，至于一些个人的牢骚之类，也就不必并无须对少年儿童言及。我们还是坚信双百方针是不会变的好。

关于儿童文学的取材问题，我还是赞同这样的说法：“无所不可，有所不为”。无所不可是指题材的广泛性，本来没什么不可写

的，但我们应该照顾少年儿童年龄特点，教育上的循序渐进，有些东西就不必讲给少年儿童听，或者在讲这些问题时要注意些方法。

我总觉得就童话而言，不必去写太实的东西，即使去写也可以写得虚一点，可以让他们在年幼时，就能明辨善与恶、美与丑、真与假，让儿童从小就热爱“真善美”，厌恶“假恶丑”，这种概念的形成固然要靠整个社会力量，但儿童文学在这方面能起一定的作用。

由于我最近写了国际题材的作品，因此常常被问到这方面的问题。我有个想法，写国际题材，必须牵涉到霸权主义的问题，尤其是苏联的侵略行径。但，我意不必就苏联某一侵略行动，如实地化为童话。这种侵略的思想，原是古已有之，而在如今变换的方式繁多；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五光十色的事体中，考察它的中心思想，而在形式上加以夸张、想象，从而使少年儿童从小就憎恨“侵略”。因为“侵略”在任何时代，任何地方都应受到谴责的。你越写得虚（不指某一件具体事实），它的概括力也越强，让孩子可以“举一反三”地思索，让他们能“会心”地理解，在他们看到现实生活中某种现象，就会想到他所读过的童话。不仅写国际题材如此，写别的题材也是这样，如：张天翼同志的《大林和小林》、《秃秃大王》虽然并不是写某时某地的故事，或由某个具体事件化出来的，但至今读起来还会使人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怕与残酷。这便是一个好作品的感人之处，也是童话的魅力所在。

就是我们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童话也然，也力求避免太实，我们从儿童生活中去吸取养料，了解他们的思想、生活是完全必要的，但，写成作品时，就不必就某件具体的事件或人物来作蓝图。这恐怕是一些写作者都了解的常识了，然而还是有人因此而感到苦恼。

原因之一，是有些同志常陷于太“实”的生活中脱不出来。

这也牵涉到写作的方法问题。对于不同的素材要有不同的处理手段（表现的方式），而这种手段学得越多越好，表达起来才能应

付裕如。

我常建议童话作者要向大师安徒生学习，他写童话，处理不同题材的手段实在多得很，如《海的女儿》、《丑小鸭》是一种方式（抒情诗般的），《皇帝的新衣》、《老头子的话总是对的》是另一种方式（讽刺画式的），而《光荣的荆棘路》则是另外完全不同的方式，它象一首散文诗，列举了世界历史上一些造福人类的善人和天才的殉道者，这些人中有坚持真理的革命者，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家，塑造人类灵魂的艺术家的。安徒生把这些人想象为走向上天的一条光荣带的人们，他的构思是多么巧妙而发人深思。安徒生的童话的写法并不“千篇一律”而是因材料而异，他的童话是我们学习的范本，当然，我们还更应该创新。

除了向世界上这些大师们学习外，我们还应该向我国的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学习。我们古典文学大师们所写的作品并不一定是童话，但童话作者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，如《西游记》所写的并不一定是童话，但，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为什么这样为儿童所喜爱，我们就应该学习。它的变化与机智深为儿童所喜爱，它所轻视玉皇（传统势力）与妖魔鬼怪（妨碍人类进步的）的性格，正是我们现代儿童所钦佩的对象。至于民间文学中那些和地主斗和帝王将相斗的民间英雄人物，我们又何尝不能从中吸取许多丰满的形象和情节呢？

总之，我们学会了许多表达手段，就能应付这些创作上的“拦路虎”，用更多更好的创作手段，来应付创作上的困难。

我所谈的大都是些泛泛之谈，大家也都是熟知的，今天之所以提出，也无非是鼓励大家多创作些作品而已。

顺便谈一谈，有些同志提问：究竟有没有灵感？我的回答是“有的！”但它不是什么“火花”之类（如同林彪所说的那样），那么玄妙，不可思议。它只是一个作者在生活中有所积累，一时找不到一条线索，把它贯通起来，一旦，在某个场合，某个机遇，某个时期，忽然把这些素材能够贯通起来，表达作者某一思想情绪，这一刹那，便是所谓“文章天生成，妙手自得之”的境界，也即所谓“灵感”

之来。其实，若没有生活积累，试试但从灵感出发，能写出什么东西来，这才怪了。这是科学，丝毫也含糊不得。

谈这些问题，无非是想排除童话作者一些顾虑与困难，信口开河，不当之处，尚请原谅。

我说的大致就是这些，你看了当然会有许多意见，犹愿不吝指教是幸。

作协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 积极开展活动

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最近以来，活动频繁。除了及时传达、介绍在各地进行的有关儿童文学创作会议的情况，如广西儿童文学座谈会、上海少儿社召开的童话创作座谈会等，并多次开展学术讨论活动，对当前儿童文学创作情况作了研究；同时，还请专人对童话创作的理论问题作专题发言。最近，又分小说与散文、童话、诗歌与戏剧等小组，就各自的体裁、题材、创新等问题，作深入细致的讨论，以进一步促进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。

在童话创作中探索

——兼谈写《老鼠看下棋》的谈会

吴 桦 起

童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,在我国文坛上出现,大约是在“五四”前后。然而跟任何事物一样,童话这种文学样式不会是“五四”时期凭空出现的,它必定有着自己发展的过程。从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加以推考,就有许多的蛛丝马迹,证明着童话老早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,为一代一代的儿童们所喜爱。

目前的文学童话(区别于科学童话),大致可以分成三种体式:一种是超人体的,也就是神怪式的童话。在这种童话里,出现了一些神仙魔巫,我们大都有神奇的本领,可以移山倒海,能够呼雨唤风,作一般常人无论如何作不到的事情。象神笔马良手里的那支“神笔”,能够画出许许多多的东西来,这种情况只有神话里才会出现。我们中国古代的神话是很丰富的,象女娲补天,精卫填海,大禹治水,等等,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。所以说,超人体的童话跟古代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第二种是常人体的童话,童话里的人物也是有骨头有肉的常人,但那故事却带着传奇性的色彩,超出了生活的真实。这种童话跟传说、民间故事很相近。如神农氏尝百草,娥皇女英斑竹泪等等。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里,也不乏这样的作品,象新疆维吾尔族向胞称颂的阿凡提的故事,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第三种是拟人体的童话,我们通常称之为“鸟言兽语”的,这似乎是童话中最常见的形式了。把鸟、兽,其他生物甚至非生物,都

当成人来写，这在我国古代的寓言中，早就出现过了。象《庄子》里的《井蛙海鳖》，《战国策》里的《狐假虎威》和《鹬蚌相争》，以及《中山狼传》中的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，都是拟人化了的。当然，那时候的寓言是给成人看的，跟今天孩子们看的童话，无论在故事内容方面或语言方面，都有一定的区别，但那继承的痕迹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

如果上面的这些推论，大致不错的话，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：童话是从古代的神话、传说、寓言和民间故事继承、演变而来的，它必定要受到传统的影响。这并不是坏事，任何事物都有个本，有个源。但另一方面，事物还必须是发展的，这就又要求它必须冲出前人的藩篱，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新的途径。我体会“创作”一词里的“创”字，就包括了这个意思在内。

继承与发展，这是个完整的概念，它跟因袭和雷同，是截然相反的两回事。过去口头流传的优秀故事，其流传范围的广泛，年代的久远，是很惊人的。拿“灰姑娘”的故事来说，在欧洲就有好多个国家里有，有英国的、法国的、德国的灰姑娘，据说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故事。还有那些“狼外婆”呀、“两兄弟”呀、“三姊妹”呀，中国外国都流传着。尽管有些内容有点出入，那是口头流传时造成的，而主要情节却大致不差。这些优秀的故事，是我们文学宝库的一部分，应该珍惜，但却决不可停留在这个水平上，再去写二十世纪的“灰姑娘”。小读者顶不喜欢陈旧重复的东西了。

所以对我们童话作者来说，在创作中，一定要脱出前人的窠臼，避免因袭和雷同。五十多年前，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時候，我在国文课中学过《蜜蜂和蝴蝶》：春天，勤奋的蜜蜂在花间采蜜，懒惰贪玩的蝴蝶却只知跳舞。蜜蜂劝告它，它不但不听，还要嘲笑人家。后来冬天来了，蜜蜂在巢里舒舒服服地过冬，蝴蝶却饿死了。这是个很好的故事，告诉小学生们要勤奋学习，不要一味地贪玩，荒废了学业。以后我又看到了造房子的故事，喜鹊辛苦地造房子，号寒鸟不干活，结果冬天来了，号寒鸟没房子住，只好哭哭啼啼地“号寒”。还有，我又看到过蚂蚁和蚱蜢的故事，原来它们也是这样

勤劳和懒惰的一对儿。一直到今天，似乎还有人写这样的题材……这样的童话，第一篇很好很好，第二篇、第三篇，未免就没有意思了吧！所以我想，童话创作怎样挣脱传统的束缚，走上创新的道路，恐怕是当前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。

在我自己的童话创作中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。我写童话，起初只是一时兴之所至，既无老师指点，也没作过任何研究，不过是照葫芦画瓢，拿别人的作品来学着描罢了。五十年代，我仅仅写过两篇童话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看到童话得到复苏，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景象，禁不住心痒起来，从一九七八年开始一气儿写了十几篇童话。写得稍多些，就不免要认真地思索思索，特别是有自己的作品可以对照，发现问题当然更容易些。我觉得，我头脑里的那个童话世界里的童话人物，似乎都是司空见惯了的：勤劳的牛，老实的羊，善良的小白兔，忠于职守的狗，狡猾的狐狸，残暴的大灰狼，等等，等等。它们就象某些电影里的人物一样，一出场，观众就看得出来他们是“好人”还是“坏人”；我的这些童话人物，也是如此。这样一来，在童话创作中就会出现一种模式，好象动物们身上都贴着标签，什么动物代表着什么样的人。简单明白，一目了然。

童话作者把这种拟人体童话人物的性格特征，称之为“物性”。物性，事实上是一种共性。一般情况下，人的共性是和阶级性有关系的，那么鸟兽们的物性又依据什么呢？依我看来，基本上看它属于《动物学》的什么种、什么类、什么纲、什么目。这一方面离不开它们本身的生活状况，而更主要的则是看它们在人们的心目中处于什么地位，看人们对它们的爱憎：牛的勤劳，是从它供人们役使的角度说的；人们讨厌乌鸦，因为它是传说中的不祥之鸟……我们在童话创作中，当然最好能照顾到这一点，不去违背人们认识的习惯。所以物性——即某种生物的共性，在一般情况下，是应该考虑的。但是，如果囿于这种物性，就会出现方才说到的那种情况，使得童话中的拟人化的物类，形成概念和公式，某种鸟是某一类人的代表，某种兽是某一类人的化身。明确是明确了，但却陷入了陈旧的老套之中，缺少了新意。

其实，有些动物——特别是高级动物，并不是那样简单的，有好多现象可以说明这个问题：比如放牧的牛群中，为什么有的牛脖子下边要栓一根或长或短の木棒？一队大雁在飞翔，是怎样决定的某一只老雁当首领？这不都因为它不同于它的同类，而有着自己特殊的地方吗！我读过西顿写的动物故事《狼王洛波》，受到很大的启发。因为在那篇记叙里，狼王洛波是那样地富于性格特征，它跟别的狼一样都是狼，却又有着自己的不少特点，可以说它既有共性，又有个性，的确确是狼群中活生生的“这一个”。

这样，我终于发现，我的童话作品之所以平平无奇，原因就在于上述的两个方面：一、因袭传统；二、童话人物的性格不鲜明。

找到自己作品中的问题，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这使我知道以后在创作中应该注意什么；或者说，知道应该怎样去探索。下面，就来谈谈我在写《老鼠看下棋》（刊于《巨人》第一期）这篇童话时，是怎样考虑的。

老鼠大概是世界上最小而又最弱的四足兽中的一个吧，人们形容畏怯的人，就常说他“胆小如鼠”。然而在这篇童话里，老鼠却要大胆地当兽类的霸王。极弱者要当极强者，这可是件很不平常的事情，矛盾就这样提出来了。

老鼠的称霸兽界的狂妄的想法，是从看红领巾们下棋开始的。人们在走兽棋时，把老鼠的位置排在最后一个。然而由于棋子儿互相制约的需要，又规定老鼠可以打败排第一位的大象。这就使看过下棋的老鼠，产生了称霸的念头，展开了一系列的思想活动和行动。

棋规里规定老鼠能够打败大象的理由，是假设老鼠可以钻进大象的鼻孔里，“那时候大象就难受了，他只好乖乖地向老鼠投降。”于是这只老鼠信以为真，“他设想有那么一天，他真的钻进了大象的鼻孔，那时看大象该怎么狼狈吧！大象一定要说好话，讨饶。”他又想：“何况，总得纠正‘鼠8’这个不合理的地位嘛！凭什么把老鼠排到第八？既然老鼠可以吃掉——或者说打败大象，那么大象就应该把第一的地位让出来。”

“老鼠越想越玄了，他还想，以后再也用不着偷偷摸摸地去当盗窃犯了，他可以操纵着大象，逼使那些狮、虎、豹、狼之类的走兽，按时来向他进贡……”老鼠继续想下去，“可能有一些兽类要不服气，他们会问：‘你凭什么当霸王？’哼！凭什么？就凭大象得听我的这一条！你们说，怕不怕大象吧？如果你们打不过大象，那就是打不过我，我就得当兽类的霸王！”

老鼠想，“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过去的”，于是他就去实践了。他首先是向喜鹊大嫂吹嘘了一通，把喜鹊大嫂搞胡涂了，以为他得了精神病。接着他又跟狐狸打嘴仗，讽刺狐狸在走兽棋里连个地位都没有。他竟至于在去找大象的路上，爬到老虎的肚子上去了……

一只老虎正趴在林中的小路上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老鼠想了想，老虎是个“虎3”，不过按新排法应该在第四。这“虎4”也不好惹，不用别的，只要他把大尾巴抡一下，自己这个霸王恐怕就该不存在了。当然，也不用怕他，因为老虎远远打不过大象。这样一想，老鼠的胆子陡然大起来，他竟顺着虎爪，爬上虎腿，来到老虎肚子上了。

这只老虎吃饱了，正趴在那儿闭目养神哩，忽然觉得肚子上痒痒酥酥的，睁眼一看，嘿，一只小老鼠竟在他肚子上爬哪！要知道，老虎是不吃老鼠的，因为老鼠太小了，老虎嫌他塞牙。不过又觉得这个小老鼠讨厌，肚子是他随便爬的地方吗？于是老虎把肚皮一抖，老鼠就跟斗把戏地从虎背那儿翻下去了。

老鼠跌得脑袋发昏，眼前冒金花儿，在这一瞬间他还以为自己没命了呢！过一会儿没动静，他爬起来一看，老虎还躺在那儿，自己身上什么也没缺少。他明白了，这只老虎一定也是懂得了兽类世界发生的新变化，不敢惹他这个“鼠1”了吧！

我引用这些情节，是要说明这只荒唐的老鼠所作的荒唐事情，有着他自个儿的性格特征。本来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，却硬要去